

与上学有关的往事

童老师叫我“代课”

每到新学期伊始,许多读者都会不由得想起当年的求学经历。这些经历或幸福、或艰苦、或心酸、或有趣,但都很感人,很励志。现从中摘编几篇,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。

上世纪50年代,我在南京市八宝东街小学上学。当时,学校里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,老师人数很少,就连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。

低年级阶段,我们的班主任是童羨平老师。她同时还要教我们的语文和算术课,和我们朝夕相处,言传身教。童老师除了课讲得好以外,还特别注

重兴趣和能力方面的培养。班上的卫生大扫除、队日活动等,她都尽量交由我们自行组织开展,必要时她在旁边简要指导一下。

有一回,童老师病得很厉害,实在不能来校给我们上课了,就托人带了一张纸条给教导处的徐主任,对我们班的上课事宜做了安排。

上课铃响,徐主任来到我们班上,给大家念童老师在纸条上的留言:“二(甲)班的孩子们,老师今天生病,不能来给你们上课了。今天的语文,复习第6课,

就请吕德民同学带领大家复习;算术课,就由陈光新同学给大家讲解第7课的内容。希望你们就像听我讲课时一样,认真地听他们两位同学的讲课。”

斗转星移,岁月如梭。几十年后,吕德民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情形,我已经淡忘。而我给大家上算术课的那一幕,至今还留在脑海里。

记得我走上讲台后,尽量模仿童老师平时的教学模式讲解例题,先把解题方法详细介绍给大家,然后在黑板上出几道题,请几名理解能力较强的

同学在黑板上做演算。接下来,再安排几批成绩相对差一点的同学轮番上来做题,让坐在座位上的同学判断对错。

同学们对我这个“小老师”丝毫没有畏惧感,全都踊跃举手,要求在黑板上做题,课堂气氛比平常还要活跃。

这次童老师叫我“代课”,无形中对我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。为了维护“小老师”的荣耀,我学习格外认真努力,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,年年被评为学校的三好学生。

陈光新/文

父亲给我包书皮

在小区遇到邻居和孩子玩,随口问了句:“小朋友,上几年级啦?”小家伙昂起头,颇为自豪地回答说:“开学上小学一年级。”一句话,让我的思绪回到了50多年前。

1971年,我该上学了。那时候,在偏僻的农村,新学期开学,不定哪天才能来新课本,得先借旧课本上课。好在三姐只比我高一年级,她用过的教材我正好能接着用。可书是用过的,会有些破损。开学头一天,父亲从大伯家要来两张牛皮纸,放在炕席底下压了半天。晚饭后,父亲把书和压平了的牛皮纸放在坐柜上,左比右量,给

我包书皮。我问为什么要包书皮,父亲笑着说:“这书就是知识的宝库,得好好地爱护呀!”见我似懂非懂,父亲接着说:“从明天开始,你就是小学生了,要想多拿奖状,全靠这书本呢。”父亲一边说着,一边拿过剪刀,三裁两裁,三折两折,就把书皮包好了。我高兴地把书和铅笔盒装进了书包。

开学那天,母亲早早就把我叫醒,催我洗手洗脸,破天荒地让我换了身新衣服,给我煮了一个鸡蛋。吃过饭,父亲拉着我的手,亲自把我送进了教室。

大约过了一周,课本发下来了,崭新的《语文》和《算术》,

散发着墨香。回到家,我兴奋地把新书拿出来,跟父亲嚷嚷道:“爹,发新书啦,给我包书皮!”说着,便要拆旧书上的书皮。父亲见状把我拦住,笑呵呵地说:“这新书更得好好爱护,哪能用旧书皮呢?”可是父亲刚说完,他脸上的笑容却慢慢收敛起来。家里连张像样的纸片都难找,上次包书皮的纸还是从大伯家要来的,这次用什么包呢?父亲转来转去,突然,他把眼光停留在墙上挂着的那幅“画”上。见父亲打这幅画的主意,母亲有点舍不得,说这画还没挂两天呢。可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揭了下来。父亲说:“什么都没

有娃的书重要。”

两个书皮包好后,父亲拿来砚台、毛笔,用蝇头小楷在书皮上分别写上《语文》《算术》和我的名字,然后指派我把两本新书放在柜子上擦整齐,上面压一本旧书,再压上一块砖头,嘱咐我不要动它们,说得压一宿,这样书皮的边沿棱角才能紧致、服帖。

一直到小学毕业,都是父亲给我包书皮。每一次包书皮,父亲从不马虎,从不懈怠。因为在他看来,书皮里包着的不仅仅是新书,更是对儿子的殷殷期望。

刘明礼/文

图说往事



高中毕业照

1980年,我高中毕业。6月1日,我们保定唐县高37班的同学和老师拍毕业合影。因为我上学早,加之那时小学只上5年,初中、高中各两年,所以我高中毕业时,年龄只有14岁半。那时,我身高不足1.4米,体重不到40公斤,满脸稚气,乍看上去像个小孩儿。

7月份的高考如期而至,我自我感觉成绩不甚理想,但还是从60人中脱颖而出,成为上榜的13人中的一员,实现了继续求学的夙愿。

赵同胜/文并供图

照片上五排左一为本文作者。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一场“逃票”风波

1989年,我被省城一所大学录取。我长这么大,一年也难得去县城一两回,更别说省会城市了。父亲本打算让我独自一人前往大学报到,终因我没有出过远门,加之携带的行李又多,便决定送我。

山区交通闭塞,到小镇上坐车也要走七八里山路。报到那天,天色微亮,父亲用扁担挑起我的行李,母亲手里拎着网兜,三人朝小镇上走去。

到了小镇,客车就停在供销社门前。父亲爬上车顶的行李架上,用毡布盖好行李。没过多久,客车司机和售票员就来了。过了一会儿,客车发动了,缓缓前行。我看见母亲不停地朝我挥手,渐渐消失在车后。

客车沿着崎岖的山村公路一路颠簸,终于到达了县城车站。父亲安排我排队购票,他自己则爬上车顶取回行李。那时,去省城的班车一天一个班次,错过了就得等第二天的班车。排队等了半天,好不容易轮到我时,到省城的班车只有最后一张车票了。正在不知所措之际,父亲赶了过来,叫我先买下最后那张车票再说。

验票进站的时候,父亲叫我先持票上车,交代我靠车窗边坐好。我上车坐下没多久,就听到有人敲窗玻璃,侧目一看,是父亲正朝我招手,要我把车票给他。拿到车票后,父亲紧张地四处张望,生怕被人发现似的。他猫下身子,在停放的汽车间穿梭。我看着父亲的背影,心中五味杂陈。

坐在后面的乘客也都看在眼里,我的脸上火辣辣的。

没过多久,父亲持票进站了,放完行李之后也上车了。虽然父亲表面上轻松,但眼神慌乱。我站起身来想把座位让给父亲坐,父亲朝我摆摆手,把我摁回到座位上。到了开车时间,女售票员上车巡视,发现车后挤着一个人,遂上前盘问。因为父亲没有车票,被当场指出是逃票行为。车上的乘客指指点点,纷纷指责我父亲不该逃票。女售票员更是冰冷无情地责令我父亲下车。父亲紧张得不行,双手合十,不停地向售票员作揖求情,说是送娃到省城上大学,只买到最后一张车票。女售票员哪里肯信,就要动手拽父亲下车。我目睹眼前这一幕,也不知哪来的勇气,“蹭”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,大声说道:“不能这样侮辱人格,我爸说的都是实情,只买到最后一张车票,现在就在车上补票还不行吗?”女售票员不依不饶,要我出示录取通知书。父亲翻开书包,将录取通知书双手递到她面前。女售票员睥睨了一眼,傲慢地对我父亲说道:“那就补票吧。”

这场乘车风波结束了,客车一路颠簸到了省城,折腾了一天,下午才到达学校。当晚,父亲在寝室里住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就匆匆返回老家了。多年以后,父亲猫腰弓背的身影,还有他那慌张的眼神,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深处。

江初昕/文

